

唐
文
拾
遺

唐文拾遺卷之四十四

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高廉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崔致遠 十一

有唐新羅國故知異山雙谿寺教諭真鑒禪師

碑銘 并序

夫道不遠人人無異國是以東人之子爲釋爲儒口
也西浮大洋重譯從學命寄剡木心懸寶洲虛往實
歸先難後獲亦猶采玉者不憚崐邱之峻探珠者不
辭驪壑之深遂得慧炬則光融五乘嘉肴則味飮六
藉競使干門入善能令一國興仁而學者或謂身毒

與闕里之設教也分流異體圓鑿方柄互相矛盾守
滯一隅嘗試論之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禮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故廬峯慧遠著
論謂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所歸一揆體極不兼
應者物不能兼受故也沈約有云孔發其端釋窮其
致真可謂識其大者始可與言至道矣至若佛語心
法元之又元名不可名說無可說雖云得月指或坐
忘終類係風影難行捕然陟遐自邇取譬何傷且尼
父謂門弟子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則彼淨名之默
對文殊善逝之密傳迦葉不勞鼓舌能叶印心言天

不言捨此奚適而得遠傳妙道廣耀吾鄉豈異人乎
禪師是也禪師法口慧昭俗姓崔氏其先漢族冠蓋
山東隋師口遼多沒驪貊有降志而爲遐毗者爰及
聖唐囊括四郡今爲全州金馬人也父曰昌元在家
有出家之行母願嘗晝假寐夢一梵僧謂之曰吾願
爲阿彌之子因以瑠璃鬘爲寄未幾娠禪師焉生而
不啼迺風挺銷聲息言之勝牙也旣齠從戲必積葉
爲香采花爲供或西嚮危坐移晷未嘗動容是知善
本固百千劫前所栽植非可跂而及者自非口弁志
切反哺跬步不忘而家無斗儲又無尺壤可盜天時

者口腹之養惟力是視乃禪馭媿隅爲瞻滑甘之業
手非勞於結網心已契於忘筌能豐啜菽之資允叶
采蘭之咏暨鍾韞棘負土成墳迺曰鞠育之恩聊將
力報希微之旨盍以心求吾豈匏瓜壯齡滯跡遂於
貞元廿年詣歲貢使求爲榜人寓足西泛多能口事
視險如夷揮楫慈航超截苦海及達彼岸告國使曰
人各有志請從此辭遂行至滄州謁神鑒大師投體
方半大師怡然曰戲別匪遙喜再相遇遠令削染頓
受印契若火沾燄艾水注卑遽然徒中相謂曰東方
聖人於此復見禪師形兒黯然衆不名而目爲黑頭

陀斯則探元處默真爲漆道人後身豈比夫邑中之
黔能慰衆心而已哉永可與赤鬚青眼以色相顯示
矣元和五年受具於嵩山少林寺瑠璃壇則晤善前
夢宛若合符旣瑩戒珠復歸橫海闈一知十茜絳藍
青雖止水澄心而斷雲浪跡粵有鄉僧道義先訪道
於華夏邂逅適願西南得朋四遠叅尋證佛知見義
公前歸故國禪師卽入終南登萬仞之峯餌松實而
止觀寂寂者三年後出紫閣當四達之道織芒屨而
廣施憧憧者又三年於是苦行旣已修他方亦已遊
雖曰觀空豈能忘本乃於大和四年來歸大覺上乘

昭我仁域興德大王飛鳳筆迎勞曰道義禪師曷已
歸止上人繼至爲二菩薩昔聞黑衣之傑今見縷褐
之英彌天慈威舉國欣賴寡人行當以東雞林之境
成吉祥之宅也始憩錫於尙州露岳長栢寺暨門多
病來者如雲方丈雖寬物情自隘遂步至康州知異
山有數於菟哮吼前導避危從垣不殊俞騎從者無
所怖畏絜犬如也則與善無畏三藏結夏靈山猛獸
前路果入山穴見牟尼立像宛同事跡彼竺曇猷之
扣睡虎頭令聽經亦未專燉於僧史也因於花開谷
故三法和尙蘭若遺基纂修堂宇儼若化成洎開成

三年愍哀大王驟登寶位深託玄慈降璽書餽齋費而別求見願禪師曰在勤修善政何用願爲使復于王聞之愧悟以禪師色空雙泯定慧俱圓降使賜號爲慧昭昭字避聖祖廟諱易之也仍買籍于大皇龍寺徵詣京邑星使往復者交轡于路而岳立不移其志昔僧稠拒元魏之三召云在山行道不爽大通棲幽養高異代同趣居數年請益者稻麻成列殆無錐地遂歷銓奇境得南嶺之麓爽嶂居最經始禪廬卻倚霞岑俯墜雲澗清眼界者隔江遠岳爽耳根者迸石飛湍至如春谿花夏徑松秋壑月冬嶠雪四時變

態萬象交光百籟和唵干巖競秀嘗遊西土者至止
咸愕視爲遠公東林移暱海表蓮花世界非凡想可
擬壺中別有天地則信也架竹引流環階四注始用
玉泉爲榜屈指法肩則禪師乃曹礪之玄孫是用建
六祖影堂彩飾粉墉廣資誘經所謂悅衆生故綺錯
繪衆像者也大中四年正月九日詰旦告門人曰萬
法皆空吾將行矣一心爲本汝等勉之無以塔藏形
無以銘紀跡言竟坐滅報年七十有七積夏四十一
于時天無纖雲風雲欵起虎狼號咽杉栝變宸俄而
紫雲翳空空中有彈指聲會葬者無不入耳則梁史

載褚侍中翔嘗沙門爲母疾祈福聞空中彈指聖感
冥應豈誣也哉凡志於道者寄聲相弔未亡情者銜
悲以泣天下痛悼斷可知矣靈函幽隧預使備具弟
子法諒等號奉色身不踰日而窆於東峯之冢遵遺
命也禪師性不散樸言不由機服煖緼麩食甘糠藪
芋菽雜糲蔬佐無二貴達時至曾不異饌門人以塏
腹進難則曰有心至此雖糲何害尊卑耆穉接之如
一每有王人乘駟傳命遙祈法力則曰凡居王土而
戴佛日者孰不傾心獲念爲君貽福亦何必遠汚綸
言於枯木朽株傳乘之飢不得齧渴不得飲吁可念

也或有以胡香爲贈者則以瓦載燂灰不爲丸而燂之曰吾不識是何臭虔心而已復有以漢茗爲供者則以新爨石釜不爲屑而煮之曰吾不識是何味濡腹而已守真忤俗皆此類也雅善梵唄金玉其音側調飛聲爽快哀婉能使諸天歡喜永於遠地流傳學者滿堂誨之不倦至今東國習魚山之妙者競知掩鼻效玉泉餘響豈非以聲聞度之之化乎禪師泥洹當文聖大王之朝上惻僊襟將寵淨謚及聞遺戒愧而寢之越三紀門人以陵谷爲慮扣不朽之緣於慕法弟子內供奉一吉干揚音方崇文臺鄭詢一斷金

爲心勒石是請獻康大王恢弘至化欽仰真宗追諡
眞鑒禪師大空靈塔仍許篆刻以永終譽懿乎日出
暘谷無幽不燭海岸植香久而彌芳或曰禪師垂不
銘不塔之戒而降及西河之徒不能確奉先志求之
與抑與之與適足爲白珪之玷嘻非之者亦非也不
近名而名彰蓋定力之餘報與其灰滅電絕曷若爲
可爲於可爲之時使聲振大千之界而龜未戴石龍
遽昇天今上繼興墳篋相應義諧付囑善者從之以
隣岳招提有玉泉之號爲名所累衆耳致惑將俾弃
同卽異則宜捨舊從新使眎其寺之所枕倚則以門

臨復澗爲對乃錫題爲雙溪焉申命下臣曰師以行
顯汝口文進宜爲銘致遠拜手曰唯唯退而思之頃
捕名中州嚼腴咀雋於章句間未能盡醉衢鱗唯愧
深跼泥螿况法離文字無地措言苟或言之北轅適
郢第以國主之外護門人之大願非文字不能昭昭
乎羣目遂敢身從兩役力效五能雖石或憑焉可慚
可懼而道強名也何是非掘筆葳鋒則臣豈敢重
宣前義謹札銘云

杜口禪那歸心佛隨根熟菩薩弘之靡它猛深虎窟
遠泛鯨波去傳秘印來化斯羅尋幽選勝卜築巖磴

水月澄懷雲泉寄興山與性寂谷與梵應觸境無礙
息機是磴道贊五朝威摧眾妖默垂慈蔭顯拒嘉招
海自飄蕩山河動搖無思不服□□□□□□□□□□
□□必備風雨如晦始終一致慧柯方秀法棟俄□
洞壑淒涼煙蘿憔悴人亡道存終不可諼□土陳願
大君流恩燈傳海裔塔聳雲根天衣佛石永耀□門
有唐新羅國故兩朝國師教諡大朗慧和尚白

月傑光之塔碑銘

并序

帝唐捕亂以武功易元以文德之年暢月月輟之七
日日蘸咸池時海東兩朝國師禪和尚盥浴已趺坐

示滅國中。人如喪。左右目矧。門下諸弟子。乎。嗚呼。應
東身者。八十九。春服。西戒者。六十五。夏去世。三日。倚
繩。座儼然。面如生。門人詢。父等號。奉遺體。假肆禪室。
中。上聞之。震悼。使駛吊。以書。賻以穀。所以資淨供。而
瞻元福。越二年。攻石封。層冢聲聞。玉京菩薩戒弟子。
武州都督。蘇判鎰。執事侍郎。寬柔貝。江都護。威雄全。
州別駕。英雄皆王孫也。維城輔君德。險道賴師恩。何
必出家。然後入室。遂與門人。昭元大德。釋通賢。四天
王寺。上座。釋慎符。議曰。師云。亡君爲慟。奈何。吾儕忍
灰心。木舌。毀緣飾。在式之義。乎。迺白黑。相應。請贈謚。

暨銘塔教曰可旋命王孫夏官正卿禹珪召桂苑行人侍御史崔致遠至蓬萊宮因得並琪樹上瑤墀踞
疾命珠箔外上曰故聖住大師真一佛出世昔文考
康王咸師事福國家爲日久余始克纘承願繼餘先
志而天不憖遺益用悼厥心余以有大行者授大名
故追諡曰大朗慧塔曰白月葆光乃嘗西窅絲染錦
歸顧文考選國子命學之康王視國士禮待之若宜
銘國師以報之謝曰主臣殿下恕粟饒浮秕桂飽餘
馨俾報德以文固多天幸第大師於有爲澆世演無
爲秘宗小臣以有限麼才紀無限景行弱轅載重短

縵汲深其或石有異言龜無善願浸叵使山輝川媚
反羸得林慙澗愧請筆路斯避上曰好讓也蓋吾國
風善則善已然苟不能是惡用黃金榜爲爾勉之遽
出書一編大如椽者俾中涓授受乃門弟子所獻狀
也役口之西學也彼此俱爲之而爲師者何人爲役
者何人豈心學者高口學者勞耶故古之君子慎所
學抑心學者立德口學者立言則彼德也或憑言而
可稱是言也或倚惠而不朽可稱則心能遠示乎來
者不朽則口亦無慙乎昔人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口
焉敢膠讓乎篆刻始繹如椽狀則見大師西遊東返

之歲年稟戒悟禪之因緣公卿守宰之歸仰像殿影
堂之開劫故翰林郎金立之所撰聖住寺碑叙之詳
矣爲佛爲孫之德化爲君爲師之聲價鎮俗降魔之
威力鵬顯鶴歸之動息贈太傅獻康大王親製深妙
寺碑錄之備矣顧腐儒之今作也止宜標我師就般
涅槃之期與吾君崇宰堵婆之號而已口將手議役
將自適其適這有上足苾芻求趣壑白語及斯意則
曰立之碑立之久矣尙闕數十年遺美大傅王神筆
所紀□蓋顯示殊遇云爾吾子口嚼古賢書面飲今
君命耳餒國師行目醉門生狀宜廣記而備言殆始

厥可長俾之原始要終脫西笑者或袖之脫西人笑則幸甚吾敢求益子無憚煩狂奴態餘率爾應曰僕編苦者師買菜乎遂糾猿心強搖兔翰意得西漢書留侯傳口云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則大師時順閒事蹟犖犖者星繁非所以警後學亦不書自許窺一斑於班史然於是乎管述曰光盛且實而有輝八紘之質者莫均乎曉日氣和且融而有孚萬物之功者莫溥乎春風惟俊風與旭日俱東方自出也則天鍾斯二餘慶嶽降於一靈性俾挺生君子國特立梵王家者我大師其人

也法號無染於圓覺祖師爲十世孫俗姓金氏以武
烈大王爲八代祖大父周川品眞骨位韓粲高曾出
入皆將相戶知之父範清族降眞骨一等曰得難國
五品曰聖言貴姓之難得而曰眞骨曰得難頭品數
多爲貴文賦云或求易而得難從言六猶命致九
其四五品不足言 晚節追蹤趙文業母華氏魂交覩修臂天

垂受轂花因有娠幾踰時申夢胡道人自稱法藏授

十護充胎教過暮而誕大師阿孩

方言謂兒與華無異

時行坐

必掌合趺對至與羣兒戲畫墁聚沙必摸樣像塔而
不忍一日違膝下九歲始鼓篋目所覽口必誦人稱
曰海東神童跨一星終有隘九流意入道先白母母

念已前夢泣曰諗

方言許諾

後謁父父悔已晚悟喜曰譖

遂零柴雪山五色石寺口精嘗藥力銳補天有法性
禪師嘗扣驢伽門於中夏者大師師事數年揮索無
子遺性歎曰迅足駿駿後發前至吾於子驗之吾懷
矣無餘勇可賈於子矣如子者宜西也大師曰惟夜
繩易惑空縷難分魚非緣木可求兔非守株可待故
師所教已所悟互有所長苟珠火斯來則蠅燧可弃
凡志於道者何常師之有尋遂去問驪訶健拏於浮
石山釋燈大德曰敵三十夫藍茜沮本色願坳盃之
譬日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彼岸不遙何必懷土遽出

山並海視西泛之緣會國使歸瑞節象魏下任足而
西及大洋中風濤欬顛怒巨扁數人不可復振大師
與心友道亮跨隻板恣業風通星半月餘飄至劔山
島紆行之碯上悵然甚久曰魚腹中幸得脫身龍領
下庶幾攬手我心匪石其退轉乎洎長慶初朝正王
子昕艤舟唐恩浦請寫載許焉旣達之采山禁顧先
難後易土捐海若曰戰風礪重鯨浪好魔行至大興
城南山至相寺遇說雜花者猶在浮石時有一罽顏
耆年言提之曰遠欲取諸物孰與認而佛大師舌底
大悟自是置翰墨遊歷佛光寺問道如滿滿佩江西

印爲香山白尚書樂天空門友者而應對有慚色曰
吾閱人多矣罕有如是新羅子他日中國失禪將問
之東夷耶去謁麻谷寶澈和尚服勤無所擇人所難
已心易衆目曰禪門庾異行口澈公賢苦節嘗一日
告之曰昔吾師馬和尚謾我曰春蘂繁秋實寡攀道
樹者所悲吒今授若印異日徒中有奇功可封者封
之無使剗復云東流之說蓋出鉤讖則彼日出處善
男子根殆熟矣若若得東人可目語者吠道之俾惠
水丕冒於海隅爲德非淺師言在耳吾善若徠今印
焉俾冠禪侯於東土往欽哉則我當年作江西大兒

後世爲海東大父其無慙先師矣乎屈無何口師化去墨巾離首乃曰筏旣捨矣舟何繫焉自爾浪遊飄飄然勢不可遏志不可奪於渡汾水登崢山跡之古必尋僧之真必詣凡所止舍遠人烟火要在安其危甘其苦役四體爲奴虜奉一心爲君主就是中顛以視篤癡恤孤獨爲己任至祁寒酷暑且煩渴或皸瘃侵曾無勸容耳名者不覺遙禮躑作東方大菩薩其三十餘年行事也其如是會昌五年來歸帝命也國人相慶曰連城壁復還天寶爲之地有幸也自是請益者所至稻麻矣入王城省母社大歡喜曰顧吾疇

昔夢乃非優曇之一顯耶願度來世吾不復撓倚門
之念也已矣迺北行擬曰選終焉之所會王子所懸
車爲山中宰相邂逅適願謂曰師與吾俱祖龍樹乙
粲則師內外爲龍樹令孫真瞳若不可及者而滄海
外躡蕭湘故事則親舊緣固不淺有一寺在熊川州
坤隅是吾祖臨海公祖諱仁問唐贖伐獫狁
貊功封爲臨海郡公受封之所
閒劫蕪不舊金田半灰匪慈哲孰能興滅繼絕可強
爲朽夫住持乎大師答曰有緣則住大中初始就居
且盼飭之俄而道大行寺大成繇是四遠問津輦視
千里猶跬步其殿不億寔繁有徒大師猶鍾待扣而

鏡忘罷至者靡不以慧炤導其目法喜娛其腹誘憧
憧之躅變蚩蚩之俗文聖大王聆其運爲莫非裨王
化甚恕之飛手教優勞且多大師咎山相之四言易
寺榜爲聖住仍編錄大興輪寺大師請使者曰寺以
聖住爲名招提固所爲榮至寵庸僧濫吹高藉寔避
風斯媿而隱霧可慙矣時憲安大王與檀越季舒發
韓魏昕爲南北相各居其官
猶左右相遙展攝齊禮贊以茗醇
使無虛月至夜名燾東國士流不識大師門爲一世
著得禮足者假必惜曰面謁倍百乎耳聞口未出而
心已入抑有猴虎而冠者亦熄其趨詳其賦而億犇

馳善道暨憲王嗣立賜書乞言大師奮曰周豐劉魯
公之語有旨哉著在禮經請銘座側逮贈太師先大
王卽位欽重如先朝志而日加厚焉最所施爲必馳
問然後舉咸通十二年秋飛鵠頭書以傳召曰山林
何親城邑何疎大師謂生徒曰遽命伯宗深慙遠公
然道之將行也時乎不可失念付囑故吾其往矣歎
爾至轂下及見先大王冕服拜爲師君夫人世子旣
大弟相國追奉尊諡
惠成大王羣公子公孫環仰如一一如古
伽藍續壁面寫出西方諸國長侍勃陀樣式上曰弟
子不佞小好屬文嘗覽劉勰文心有語云滯有守無

徒銳偏解欲詣真源其般若之絕境則境之絕者或
可聞乎大師對曰境既絕矣理無矣斯印也默行爾
上曰寡人固請少進爰命徒中錚錚者更手撞繫脊
容盡聲剖滯祛煩若商飈之劃陰靄然於是上大喜
憫見大師晚曰恭已南面司南南宗舜何人哉余何
人也既出卿相延迓與謀不暇士庶趨承欲去不能
自是國人皆認衣珠隣叟罷窺庶玉焉俄苦樊篋中
卽亡去上知不可強迺降芝檢以尙州深妙寺不遠
京請禪那別館辭不獲往居之一日必膏馥若化城
乾符三年春先大王不預命近侍曰亟迎我大鑿

王來使至大師曰山僧足及王門一之謂甚知我者
謂聖住爲無住不知我者謂無染爲有染乎然願與
吾君有香火因緣初利之行有期矣盍就一訣復步
至王屋設藥言施歲戒覺中愈舉國異之旣踰月獻
康大王居翌室泣命王孫勛榮諭旨曰孤幼遭閔凶
未能知政致君奉佛誦濟海人與獨善其身不同言
也幸大師無遠適所屈唯所擇對曰古之師則六籍
在今之輔則三卿在老山僧何爲者坐蝗蠹桂玉哉
就有三言庸可畱獻曰能官人翌日挈山裝鳥逝自
爾騎置傳訊影綴巖溪遠人知往抵聖住卽皆雀躍

叢手易轡慮滯王程尺寸地由是騎常侍偷伍得急
宣爲輕舉乾符帝錫命之歲今國內舌杪有可道者
貢興利除害策別用蠻牋書言荷天寵有所自因垂
益國之問大師因出何尙之獻替宋文帝心聲爲對
太傅王覽謂介弟南宮相曰三畏比三歸五常均五
戒能踐王道至矣哉吾與是符佛心大師之言汝宜
倦倦中和西狩之年秋上謂侍人曰國有大寤珠畢
世匱而藏之其可耶曰不可不若時一出俾醒萬戶
眼醉四隣心曰我有末尼上珍匿曜在嵩巖山脫關
秘藏宜照透三千界何十二乘足之道哉我文考懇

迎嘗再顯矣昔鄴侯譏漢王拜大將召小兒不能致
商於四老人以此今問天子蒙塵趨令奔問官守勤
王加厚歸佛居先將邀師必叶外議吾豈敢倚其一
慢其二哉乃重其使卑其辭微之大師云孤雲出岫
甯有心哉有緣乎大王之風無固乃上士之道遂來
見見如先朝禮禮之加焯然可屈指者面供饌一也
手傳香二也三禮者三三也秉鵲尾爐締生生世
緣四也加法稱曰廣宗五也翌日命振鷺趨風樹鷹
列賀六也教國中磋磨六義者賦送歸之什在家弟
子王孫蘇判鑑榮首唱歛成軸侍讀翰林才子樸邕

爲引而贈行七也申命掌次張淨室要叙別八也臨
告別求妙語乃詢從者舉真要有若詢又圓藏虛源
元影四禪中得清淨者緒抽其慧表纖旨注意無怠
汲心有餘上甚悅擅拜曰昔文考爲捨瑟之賢今寡
人忝避席之子繼體得崆峒之請服膺開混沌之原
則彼涓濱老翁真釣名者圯上孺子蓋履迹焉雖爲
王者師徒弄三寸舌也曷若吾師語密傳一片心乎
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太傅王雅善華言金玉音不患
眾昧聒而能出口成儷語如宿構云大師旣退且往
應王孫蘇判鑑共言數返卽歎曰昔人主有有遠體

而無違神者而吾君備人臣有有公才而無公望者
而吾口全國其庶乎宜好德自悉及歸謝絕於是遣
輜軒標放生場界則鳥獸悅組銀鉤扎聖住寺題則
龍蛇活盛事畢矣昌期忽兮定康大王莅阼兩朝寵
遇師而行之使緇素重使迎之辭以老且病太尉大
王流恩表海仰德高山嗣位九旬馳訊十返俄聞膺
腰之苦遽命國醫往爲之至則請苦狀大師微破顏
曰老病耳無煩治糜殮二時必聞鐘後進其徒憂食
力虧陰戒掌枹者陽密擊乃自牖而命撤將化命旁
侍警遷訓於介眾曰已過中壽難逃大期我儂遠遊

尔曹好住溝若畫一守而勿失古之史尙如是今之
禪宜勉旃告語裁罷憇然而化大師性恭謹語不傷
和氣禮所云中退然言呐呐然者乎贊侶必日以禪
師接賓客未嘗殊敬乎尊卑故滿室慈悲烝徒悅隨
五日爲期俾來求者質疑論生徒則曰心雖是身主
身要作心師患不爾思道豈遠而設是田舍兒能擺
脫塵羈我馳則必馳矣道師教父寧有種乎又曰彼
所噉不濟我渴彼所噉不救我餒盍怒力自飲且食
或謂教禪爲無同吾未見其宗語本夥願非吾所知
大較同弗與異弗非晏坐息機斯近縷褐被者歟其

言顯而順其旨與而信故能使尋相爲無相道者勤而行之不見有岐中之岐始壯及衰自貶爲基食不異糧衣不均服凡所營葺役先眾人每言祖師嘗踏泥吾豈慙安栖至捷水負薪或躬親且曰山爲我爲塵安我得安身其剋已勵物皆是類大師少讀儒家書餘味在唇吻故醜對多韻語門弟子名可名者歷二千人索居而稱坐道場者曰僧亮曰普慎曰詢又曰心光諸孫誦誦厥眾濟實可謂馬祖毓龍子東海掩西河焉論曰麟史不云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則昔武烈大王爲乙粲時爲屠獬貊乞師計將真德

女君命陞覲昭陵皇帝面陳願奉正朔易服章天子
嘉許庭賜華裝受位特進一日召諸番王子宴大置
酒堆寤貨俾恣滿所欲王乃杯觴則禮以防亂繒綵
則智以獲多眾辭出文皇目送而嘆曰國器及其行
也以御製并書溫湯晉祠二碑暨御撰晉書一部賚
之時蓬閣寫是書裁竟二本上一錫儲君一爲我賜
復命華資官祖道清門外則寵之優禮之厚設聾盲
平智者亦足駭耳目自茲吾土一變至於魯八世之
後大師西學而東化加一變至於道則莫之與京捨
我誰謂偉矣哉先祖平二敵國俾人變外飭大師降

六魔賊俾人修內德故得千乘主兩朝拜起四方民
萬里奔趨動必頤使之靜無腹非者庸詎非應半千
而顯大千者歟復其始之說亦何慊乎哉彼文成侯
爲師漢祖大誇封萬戶位列侯爲韓相子孫之極則
仙矣假學仙有終始果能白日上昇去於中止得爲
鶴背上一幻軀爾又焉現我大師拔俗於始濟眾於
中潔已於終矣乎美盛德之形容古尙乎頌偈頌類
也扣寂爲銘其詞曰

可道爲常道如穿草上露卽佛爲眞佛如攬水中月
道常得佛眞海東金上人本枝根聖骨瑞蓮資報身

五百年擇地十三歲離塵雜花引鵬路窾木浮鯨津
一其觀光堯日下巨筏悉能捨先達皆歎云苦行無及

者沙之復汰之東流是天假心珠瑩麻谷目鏡燭桃

野其二既得鳳來儀眾翼爭追隨試覩龍變化凡情那

測知仁方示方便聖住強住持松門遍掛錫岩徑難

容錐其三我非待三顧我非迎七步時行則且行爲緣

付囑故二王拜下風一國滋甘露鶴出洞天秋雲歸

海山暮其四來貴乎葉龍去高乎冥鴻渡水隘巢父入

谷超朗公一芝歸島外三返遊壺中羣迷漫臧否至

極何異同其五是道澹無味然須強飲食他酌不吾醉

他殮不吾飽誠眾黜心何嫌名復糝利勸俗飾身何

甲仁復胄義

其六

汲引無弃遺其實天人師昔在世閒

時舉國成瑤璃自寂滅歸後觸地生瘖藜泥洹一何

早今古所共悲

其七

甃石復刊石藏形且顯跡鵠塔點

青山龜碑撐翠壁是豈向來心徒勞文字覲欲使後

知今猶如今視昔

其八

君恩千載深師化萬代欽誰持

有柯斧誰倚無絃琴禪境雖没守客塵寧復復雞峯

待彌勒將在東雞林

其九

□□□□巨筏□□憲□

已子

下缺

大唐新羅國故鳳巖山寺教諭智證大師寂照

之塔碑銘 并序

叙曰五常分位配動方者曰仁心三教立名顯淨城
者曰佛仁心卽佛佛目能仁則也道郁夷柔順性源
達迦衛慈悲教海□猶石投水雨聚沙然矧東諸侯
□外守者莫我天而地靈旣好生爲本風俗亦交□
爲□缺入字隱上古之化加姓叅釋種遍頭居寐錦之
尊語韻梵音禪舌足多羅之密是乃天彰西顧海引
東流宜君子之鄉□法王之道日日深又日深矣且
自魯紀隕星漢徵夢月像跡則百川含□德音則萬
籟號風或□琬琰故盜雒宅鏡秦宮之事跡照照焉

如揭合璧苟非三尺喙五色毫焉能措辭其閒駕說
於後□以國觀國考從鄉至鄉則夙傳沙□而來波
及海隅之始昔當東表鼎峙之焮有百濟蘇塗之儀
若甘泉金□祀□西□攝蒙東入句驪阿度於我如
康會南行時廼梁菩薩帝反同秦一春□我法興王
制律條八載也亦旣海岸植與樂之根日鄉耀憎長
之寶天融嘗願地聳勝因爰有中□捐軀上仙剔髮
苾芻西學羅漢東遊□尔□閒娑婆遍化莫不選山
川勝概窮土木奇功藻宴坐之宮燭徐行之路信心
泉涌慧力風揚果使□杵蠲災□□騰慶昔之叢尔

三國今也壯哉一家鴈剝雲排將無隙地鯨袍雷振
不連諸天漸□有餘幽求無□其教之□也吡婆娑
先至則四郡驅四諦之輪摩訶衍後來則一國耀一
乘之鏡然能龍雲躍律虎風騰□洵學海之波濤蔚
戒林之柯葉道咸融一無外情或涉乎有中抑止水
停淵高山偶□者蓋有之矣世未之知伯長□有得
道□西泛睹西堂之奧智光俾智藏而還智始語元
契者蓋縛猿心護奔北之短衿鴉翼謂圖南之高旣
醉於誦言□嗤爲廣語是用韜光廡下斂迹壺中罷
恩東海東終□北山□豈大易之無悶中庸之不悔

者邪□秀□嶺西□蠃慕者彌山鴈化者出谷道不
可廢時然後行及興德大王纂戎宣康太子監撫去
邪鑿國樂善肥家有洪法大師亦西堂正心來南岳
休足驚冕陳順風之請龍德慶開霧之期顯示方傳
朝凡暮聖變非蔚也□勃焉試覩較其宗趣則修乎
修沒修證乎證沒證其靜也山立其動也谷應無爲
之益不爭而勝於是乎東人於寸地虛矣能以眾利
利海外不言其所利大矣哉尔後觴騫河□融道無
爾祖實繁有徒缺津或珠還合浦爲巨擘者可屈指
焉西化則靜眾無相常山慧覺禪譜益州金鎮州金

者是東歸則前所叙北山義南岳陟而降之安□國
師慧目育智力聞雙溪照新興彥涌□體珠篋休□
雲於山日永固□師聖住深善提宗德之厚爲父眾
生道之尊爲師主者古所謂逃名名我隨遯聲聲我
追者故皆化被恒沙蹟傳豐石有令兄弟宜爾子孫
俾定林標秀於雞林梵水安流於□水矣別有不戶
不牖而見大道不山不海而得上寶恬然息意澹乎
忘味彼岸也不行而至此土也不嚴而治七賢孰取
譬十住難定位者賢雞山智證大師其人也始大成
也護蒙于梵躰大德稟具於瓊儀律師終上達也探

元於慧隱長居乎默于楊孚今於法允唐四祖爲五
□父東漸於海遡游數之雙峯子法朗孫慎行曾孫
遵範玄孫慧隱來孫大師也朗大師從大鑿之大證
按杜中書正倫墓銘叙云遠方奇士異域高人無憚
□途來至□則掬□歸止非師而誰蓋知者不言復
藏於密能擅秘藏惟大師然時不利兮道未亨也乃
浮于海聞于天肅宗皇帝寵貽天什曰龍兒渡海不
憑筏鳳子冲虛無認月師以山鳥海龍二句爲對有
深旨哉東還大師畢萬之後斯驗矣其世緣則王都
人金姓子號道憲字智說父□□母伊氏長慶甲辰

歲現乎世中和壬寅厯歸乎宋恣坐也四十三夏歸
全也五十九年其俱體則身仞餘面尺所儀狀魁岸
語言雄亮真所謂威而不猛者□可滅奇蹤秘說神
出鬼沒筆不可紀今探其感應聳人耳者六異操屑
人心者六是而分表之初母夢一巨人告曰僕昔勝
見佛季世爲乘門以謨恚故久隨龍報報既既矣當
爲法孫故佐妙緣願宏慈化□有娠幾四百日灌佛
旦誕焉事驗□亭夢符像室使佩韋者益試擁毳者
精修降生之異一也生數夕不嚙乳穀之則號欲噉
歛有道人過門誨曰欲兒無飛忍絕焄腥母從之竟

無恙使乳育者加慎肉食者懷慙宿習之異二也九
歲喪父殆毀滅有追福僧憐之諭曰幻軀易滅壯志
難成昔佛報恩有大方便子勉之因感□輟哭自所
生請歸道母慈其幼復念保家無主確不許耳踰域
涉事則亡去就學浮石山忽一日心驚坐屢遷俄聞
倚門成疾遽歸省而病隨愈時人□阮孝緒居無何
染沉疴謁鑿□効枚卜之僉曰宜名隸大神毋追惟
曩夢誠慮以方衰而泣誓言斯疾若起乞佛爲子信
宿果大瘳仰悟慈親終成素志使砥礪者割愛飲馳
者擇疑孝感之異三也至七七受具□就□覺袖中

究熠熠然探之得一珠豈有心而求乃無脛而至眞
六度經所喻矣使饑殍者自飽醉偃者能醒勵心之
異四也坐雨竟將它適夜夢遍告菩薩撫頂提耳曰
苦竹難行行之必成形聞瘴然默策肌骨自是不進
服繒絮焉修綫之須所必麻楮不穿達□矧羽□餘
用□縕□者開眼衣蟲者厚顏律身之異五也自綺
年飽老成之德加瑩戒珠可畏者競相從求益大師
拒之曰人大患好爲師強欲慧不惠其如摸不□邪
况浮芥海鄉自濟來則無影逐爲必笑之態後山□
有樵叟疑前路曰先覺覺後覺何須拾空殼就之則

□見焉爰媿且悟不□來求森竹韋于鷄籃山水石
寺□卜築他所曰不繫爲懷能遷是貴使佔畢者三
省營巢者九思垂訓之異六也贈大師景文大王心
融斲教面渴輪工遙深尔思所俾我卽乃寓書曰伊
尹大道宋□小見以儒辟釋自邈□邑□居頗有佳
所木可擇矣無惜鳳儀妙選近侍中可人鵲陵昆孫
立言爲使旣傳教己因攝齊焉荅曰修身化人捨靜
奚趣烏能之尔善爲我辞幸許安塗中無令在汶上
上聞之益□重自□無翼眾一變於不言咸通五年
冬端儀長翁主未三人爲稱當來佛是歸敬謂下生

厚資上供□邑司所領賢溪山安樂寺富有泉石之
美請爲猿鶴主人乃告其徒曰山號賢溪地殊愚谷
寺名安樂僧其住持從之徙焉□使樂山者益靜擇
地者慎思□藏之是一焉他日告門人曰故韓粲金
公疑勳度我爲僧報公以佛乃鑄丈六元金像傳之
以銑爰用鎮仁宇道冥路使行恩者日篤重義者風
從知眾之是二焉至八年丁亥檀越翁主使□藍南
畝暨臧獲本藉授之爲□袍傳舍俾永永不易大師
因念言王女資法喜尚如是矣佛孫味禪悅豈徒然
乎我家匪貧親黨皆歿與洛路行人之手寧克門弟

子之腹遂於乾符六年捨莊十二區田五百結隸寺
焉卽孰□能銘勗民天是賴佛土可期雖曰我日且
居□王云始資疑於王孫韓絜繼宗執事侍郎金八
元金咸熙及正法大統釋元亮飛九臯應千里贈大
傅獻康大王恕而允之其年九月教南川郡統僧訓
□懷別墅□王場斯□外□君臣益地內資父母生
天使命者與仁賔欲者悛過檀捨之是三焉有居乾
慧地者曰沈忠聞大師勿餘定慧鑒透乾坤志確曇
蘭術精安廩禮足乙白言弟子有□地在羲陽山腹
鳳巖龍谷境□目□禪宮徐荅曰吾未能□身惡用

是忠請膠固加山□有甲騎爲前朝之異乃錫挺焮
蹊而厯相焉旦見山屏四迥則鸞翅掀雲水帶百□
則虬腰偃石□堦旦昔日獲是地也庸非天平不然
青衲之居其作黃巾之窟遂率先於衆防後爲基□
四注以厭之鑄鐵像二軀以衛之中和辛丑年教遣
前安輪寺僧緣俊恭肅正史裴聿文標定疆域乃賜
榜爲鳳巖焉及大師化往數年有山毗爲野冠者始
敢拒輪終能食蘖得非深澗定水預汲魔山之巨力
歟使折臂者標義掘尾者制狂開發之是四焉大傳
大王以花風提弊慧海瀦枯素欽匪育之名渴聽法

深之論乃注心鷄足灑翰鶴頭以徵之日久□緣念
踰三除內修大惠希許一來大師感動琅函言及勝
因通世同□懷玉出山轡緘迎途至慙定於禪院寺
錫安信宿□聞心於月池宮時屬緘蘿不風温樹方
夜適觀金波之影端臨玉召之心大師俯而□仰而
告曰是卽是除俱言□之□然應真□金□曰所傳
風□固法於此遂拜爲正言比及出俾盡臣□譬旨
幸宜小停□曰謂牛戴牛所直無幾以鳥養鳥爲惠
不貲請從此辭枉之則折上聞之喟然以韻語歎曰
施旣不沒空門□師□支鶴吾非超鷗乃命十戒弟

子宣教省副使馬恕行□送歸山使待免者離林羨
魚者學網出處之是五焉□在世行無遠近夷險未
嘗代勞以蹄角及還山外霓梗跋涉乃目楫攔步輿
寵行謝使者曰是豈井大春□所云人車□傾□君
所不傾矧□髮者□然命既至受之□濟苦具□移
疾千安樂練居杖不能起始乘之使病病者了空賢
賢者離載用捨之是六焉至冬杪既望之二日趺坐
語言之際泊然無常嗚呼星迴上天月落大海終□
□谷則聲咽虎溪積雪摧松則色侔鵠樹物感斯極
人悲可量信而假殯于賢溪其日而速窆於義□其

辭曰

麟聖依仁仍據德鹿仙知白能守黑二教徒稱天下
式螺髮真人難礪力十萬里外□西域□□年後燭
東囿雞林地在鼈山側仙儒自古多奇特可憐義仲
不賓餞更悲佛印辭空色教門從此分邪□言路因
之理溝洫身依兔窟心難息足蹋羊歧眼還惑法海
安流直叵測□心□訣苞真哲得之得類因象得默
之默異寒蟬默北山昔與南岳涉雲鵠翹與展鵬翼
海外時遊遠禪亦蓬托麻中能自直珠探衣內休傍
貸湛若賢溪善知識十二因緣匪虛飾何因□□付

緝□何用紙筆及含墨彼或遠歸來匍匐幾能前坐
降魔賊莫把意樹誤裁埴莫把□□枉□□莫把恒
沙論萬億莫把孤雲定南北德馨四遠聞簷蔔惠化
一方安社稷同奉天花缺拭缺禪缺携嗣佳綿缺入
棘腐儒□缺慙□名可勒才輪飾頌文難裁涉□未
向山中□

唐文拾遺卷之四十五

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高廉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徐夔

全唐文八百三十有傳

薦藺相如使秦賦

事節名賢壁論秦國

報國憂君無非薦人嘉繆子之匡趙擢相如之使秦
懷寶懷才不是迷邦之士有仁有勇可爲銜命之臣
昔者秦以輕諾連城僥求尺璧不從則吾國難保將
與則荆山可惜廉將軍不能陳其畫馬服君不能獻
其策君臣盡日空憂白璧之亡朝野何人可奉皇華

之辱繆子曰下位推先相如是賢駢請試於長坂
鸞鷲須觀於遠天欲將伊呂量力皋夔比肩推心而
皎鏡光動鼓舌而黃河浪懸禍乃爲福媼仍改妍必
能挫西秦而不強不大亦能繼東趙於千年萬年王
乃宣恩渥召英傑劔出匣而齊皇宿松陵空而茂霜
雪旣佩君命誓傾臣節智爲囊也克藏和氏之珍詞
作鋒焉願刺秦王之血旣而西入君門將朝至尊受
璧而但驕其色還城而頻啞其言藺氏乃詭譎反幣
初終抗論大國封疆旣君王之失信微臣投璧顧柱
石以盡存然後見秦王雖暴不能肆吞噬之力趙寶

雖來卒能歸邯鄲之國國賞其爵人欽其德獻空籠者固可抱蓋歌易水者誠宜處默有墨客卿進言以明且人臣者直以諫主公以取名況先王賤珠玉寶忠貞是璧也合請投於泉而抵諸谷庶令趙不屈而秦不爭亦足以致其君於滄朴激其俗於廉平安得徇不是以爲是枉其行而與行大凡將有國以有家無玩奇而玩異豈不見匹夫以之而側足王者以之而喪志余嘗覽趙國史書竊笑相如之事

元宗御製盧徵君草堂銘賦

碧洞真庭言仁皇錦

元宗以澤浸乾坤維賢是尊仰盧氏兮晦天爵錫草

堂兮抱節貞

缺十字

如何既不臣於天子勒銘那惜

爰特降於王言徵君以挺操凌霜維松隱碧弔夷齊
爲犯上之士怪園綺爲沽名之客莫不洞壑懸楹雲
霞簟席去隨麋鹿難留傳說鹽梅居陋茅茨因錫般
垂匠石豹霧鴻冥名高漢青一千年聖賜梁棟三十
六峰擎戶庭金馬石渠憶神仙之降此蓬扉甕牖假
綸綍□□□曰龍得水兮躍天威雲得風兮出巖洞
雲龍兮有時興英賢兮違我夢草堂兮超垢氛倚桐
兮老鸞鳳泉之深兮珠珍石之韜兮玉貞彼無脛而
猶至此有德以難親草堂兮隔煙水郊陳兮布麒麟

御筆揮雲元文粲錦玉刊乎帝寵天語迹逸乎雞□
晏寢況乎沙室當檻緜山倒枕有月而簫吹碧洞野
鶴同吟無人而澗鑠流泉野猿同飲色耀琳琅煙凝
御香浮邱而錄載金籍子晉而歌聞玉皇塗山之幣
帛駢羅誰朝夏禹箕嶺之雲飄寂寞敢讓陶唐是何
暗室卑棲明廷延伫蓋由抱其才而富以德所以鏤
君恩而銘帝語則知道不遠人可以誠而內處

陳後主獻詩賦

醉酒言詩新得騷麗

國碎金陵衰瀛鼎新非翰墨不能贊洪業非詞章無
以通紫宸億兆服歸被戎衣而創業華夷共指比天

下以爲臣後主以不惜邦家但荒淫之醜不建道德
何厯數之有只貪翠閣留客金壺勸酒寧知其國換
宗祧不覺其身離璽綬秦嬰有志能繫組於沛公孫
皓無歸喜朝天於晉后旣而目注君門心期渥恩體
國風而發詠念王澤以興言麗句今晨翻祝千年之
聖丹墀昨日猶居萬乘之尊莫不枝詠巢南星隨拱
北吟搜而律呂相應墨探而珠璣盡得二儀形內徵
日月之光天萬物毫端述山河而壯國豈是迹辱才
高心傷思勞周文羨里以窮易屈氏瀟湘而賦騷荒
唐之夢將醒人才不見唱和之非以悟狎客何逃然

後寫入瓊編神趨丹陛鵠行驚懷寶之屈鳳展嘆緣情之麗太甲改三年之過恨不同時陳思驚七步之才嫌當異世且夫心爲志言爲詩志也者可以寫於今而論於古詩也者可以刺於上而諷於時明不爲舜禹禪而聖晉魏強而欺豈徒詠風雲草木狗榮辱興衰家國何之却有登封之議祖宗誰嗣更無慚愧之詞只聞五字時吟千鍾日醉燕巢堪慄於帷幙鳥觜先呈於讖記逡巡煬帝殞江都不及陳宮之故事

外舉不避讐賦

先言親讐闕中已見

君子之用心也不以親爲親不以讐爲讐惟賢是搜

惟德是求舉於上也可以治國匡主疏於爵也可使
公主爲侯不可嫉其賢而失公論庇其善而顯私仇
昔者哀公問儒宣尼對曰斯言真奧於鬼神厥理俱
懸於日月國家或利於親於怨以相推金玉非珍惟
信惟忠而罔闕且君之所任任者在乎哲人人難自
舉自舉者在乎忠臣臣又徇私則君失任君失任則
賢曷親如此則壞洪業而隳大倫者也凡百事君宜
其去已勿以已怒而要眾怒勿以已喜而招眾喜至
如已喜者非賢固難續鳧脛而長焉已怒者誠善固
難掩驪頰於暗然病一身而利四海已於後而物於

先豈可哀者不歌惡鏗鏘於雅樂行人怨雨怪霧霈
於甫田又若建宮室架梁棟在乎繩墨克正而斧斤
克中是宜採匠石之明言不可憾般倕而不用無偏
無黨祁奚不廢於解狐捨短求長齊主寧猜乎管仲
人若秀發闡闢才惟子孫又安得池有龍兮惟蟠惟
蟄巢有鳳而不飛不翮抱其器以須用雖其親而必
言親既不憚讐何足論蓋將抱君寵酬君恩如是則
處積高門垂裕後昆亘此道而天地永播斯聲而寰
宇宣况有其行者皆闡無其瑕者盡見我縱掩而人
詎揜我不薦而人必薦豈擢英賢於下位贊明君於

南面外無怨而內無親所舉者皆邦華國彥

避世金馬門賦

樂道君門祿微仙客

名利交奔大隱之人兮心還混元晦其迹而寧歸碧
洞避其時而却入金門亦何必野岸垂釣荒村灌園
目其利而我性非利耳其喧而吾心不喧曼倩以骨
本天仙才唯墨客佩紫禁之珪組別丹邛之窟宅三
冬積學明君之玉棗先知千載爲期阿母之仙桃幾
摘口誦詩書身遊紫微滑稽而黃屋頻諫鴛鴦而青
雲共飛雨露恩深列朝廷之百辟風塵不到隔天子
之雙扉不知我者謂我沽寵榮知我者謂我逃薄祿

吏漆園而無得無喪官柱史兮何榮何辱豈異巖霜
降處難傷夫翠竹青松烈火焚時不損其良金璞玉
不知巖谷終身揖飛泉而眠白雲昧其道則身山林
而心垢氛曷若干大國而謁明君顯其道則心無瑕
而身榮勳眾炫耀兮我不見眾喧譁而我不聞觀啟
石渠豈異青澳之景宮開白虎寧思元豹之羣且避
世者在乎遠其禍棲蹤者在乎求其道殊不知道也
者不在乎人而在乎我禍也者在乎貪其財而瀆其
貨我今以珠玉而爲瓦礫以希微而通壽考簪裾照
耀誰思箕嶺一瓢闔闔優游堪笑商山四皓一旦武

帝求元靈姝降天指出三清之侶言非下界之賢自
茲玉石分矣公卿諤然五利文成謾說三山之藥金
櫃瓊闥常居六洞之仙豈不以華夏無虞君臣胥樂
負其才而皆取名位背其理而乃居林壑臣今歌紫
宸誦黃閣庶金門之馬有託

東陵侯弔蕭何賦

客存雲壑名繼石網

弔衰戚兮世之常情吊豪貴者人難敢行有秦朝之
俊又憂漢室之公卿莫不指先兆談未萌人生之倚
代難逃如形隨影天道之盈虛有數暮落朝榮當其
秦楚兵銷君臣義閉江南誅布之後代北平陳之謀

彭越先斬淮陰以繼周勃之兵機第一縲紲常拘鄭
侯之相業無雙豺豸再衛且侯也道赫巖廊權傾紀
綱才吞伊呂道亞皇王欲怒而虬龍伏匿流恩而瓦
礫輝光人民顧我以無先何憂何懼邦家因吾而肇
造爲棟爲梁邵平則近甸隱淪前朝侯伯叔孫去國
而制禮綺季因時而遁匿於是入青門尋紫陌波瀾
濟陸海之岸劔戟列三台之宅朱門赫奕初驚草澤
之人黃閣巍峩乍揖瓜田之客客曰曷寵承恩憑高
恃尊家不善而殃至神害盈而禍翻木必摧秀葵須
衛根賦命而吉凶同域由人而禍福無門當時豐沛

之間差肩並起今日干戈之後屈指誰存驚感履冰
燕巢懸幕兔殘而獵犬誰惜敵盡而謀臣曷作伍子
不省屍漂於壘浪驚濤范蠡能辭身隔乎重湖遠壑
今則瑰寶酬恩兵戈衛君以架顛危於累卵堪驚富
貴於浮雲侯曰事既將悟計乎已聞客來悽愴而諭
嗚呼以云良田廣宅擬可用積玉堆金奚不分漏盡
光催魑魅而看將笑聚妖生孽作妻孥而豈得同羣
侯乃狗彼英詞師其上德能全終始於當代果釋猜
嫌於大國良哉避陳主而弔漢侯果見東陵而鑒識

貫以賤爲本賦

陳諸榮賤迹豈下焉

貴不可偶貴故託賤以爲本賤不可久賤故從貴而顯諸因考貴以由賤乃明終而有初則知失其本而事不立得其本而義有餘吾嘗詢道德之至理知貴賤之終始當俟其爲龍爲光必先乎藏垢懷恥微乎論也義同乎高以下爲基驗以誠焉理協于洪由緘而起今請疏當時貴賤書往代君臣漢得鹿兮始諸亭長周興龍兮自彼戎人殛鯀帝王雷澤與歷山舊隱擲盧天子耕衣將農器嘗陳此君上之貴也賤爲本以相因嬾用晦而以明比登高而自下太公相國昔垂釣曲逆封侯曾宰社雞鳴末客終爲輔主之人

燕領將軍亦是鬻書之者此臣下之貴焉賤爲本以相假人既有矣物以宜然則有寶衛明月珠含媚川價重千金乃蚌胎而產矣光照午夜亦蛇口而生焉彼珠璣之貴也賤爲本以相訟在乎潔於道不在穢乎跡復有稱連城而趙國瑰璜號垂棘而晉宮輝赫崑嶽溫潤之片不亦沉泥荆山碌碌之英乃聞韞石此瓊玉之貴焉賤爲本以相易得不以其賤而爲根爲蒂以其貴而爲華爲英有根有蒂而英華始茂亡根亡蒂而英華曷榮亦曰天道無形宗淡泊而成道政聲無朕扣寂寞而致聲愚今察聖人之理探老氏

之言斯見窮其微而知其要蹟其隱而從其善所以明富貴之本焉又安得久處於貧賤

管仲棄酒賦

辨說爲賢位尊王德

酒不可嗜嗜之者必致危顛酒可以誠誠之者其惟智賢嘉管仲後醒之說當齊侯開宴之年九醞雖珍盡棄丹墀之上一言可聽將陳綺席之前當其邦國誰憂樽罍不淺將傾海以爲飲孰懸河而進辨列坐而腰金拖紫寧問安危終朝而舉月飛觴惟求沈湎仲乃拜捧瑤卮傾言吐斯縱竹葉以非貴任蘭英而罔倚不嚙涓滴如無禮儀左右相驚咸謂其棄王以

罪公侯莫測應云其不死胡爲君子爰詢大夫遂說
臣非怠於恭敬臣非輕於麴蘖蓋將入口以言失或
者言失而身滅再思敢棄於君所三省得中於臣節
臣聞酒禍難防臣何以口義和惑以身喪桀紂耽而
國亡臣今棄其禍而不棄於酒臣願醉於道而不醉
於觴何不規後世鑿前王太康酣而昆仲悲怨大禹
惡而邦家耿光夫如是又何必欣腐脅而候穿腸者
哉公乃擢彼昌言師諸碩德穰苴未可以倫比甯戚
誠宜於緘默眾人黽俛應慙皆醉之容惟我端莊益
勵獨醒之厄則知立誠者莫溺旨酒輔主者須申讜

言酒不溺則樞機自正言苟申則忠信常存大計安
邦致一匡而承逸殊勳佐國君五霸以彌尊則管氏
也可與周召同風夔龍竝位能棄酒以無諂表爲臣
之不二昭昭青史見清英克播於千齡萬祀

扣寂寞以求其音賦

清心求元雅韻自合

寂寞何有聲音內并不叩而基局自啟能求而律呂
方呈馳裨於不宰之鄉寵將造化運思於無形之景
剖出涼清豈不以大道將秘正聲無自走六合以何
有歷千門而曷致縱得伶倫之管吟亦徒爲便多子
治之聽聰將不至我則聞寂寂戛戛向無象以取象

無音而索音莫不塞耳目廓胸襟靡在疎而在靜不
由物以由心透恍惚以斯探觸杳冥而獨尋擊揚雄
吐鳳之門應憐鳳嘯排老氏猶龍之闢別契龍吟是
音也非桑濮之傳者異齊秦之奏也得之則協人神
暢風雅本冲莫而將有豈喧譁而與假考靈臺而入
聽我調斯鳴循樂府以來追我音則啞就默祈喧稀
其大焉下不在乎地高不在乎天遠不在乎物外近
不在乎目前以諷諭君德經綸化權以約黃鐘而定
律如依赤水而探元亦由字本無文究蟲篆而斯文
遂顯木元無火鑽槐樹而厥火俄然在乎拆彼誠明

分諸兆朕拂希夷而瀏亮潛引剝淺薄而滄洋自振
豈比夫宣尼宅在依稀留金石之聲秦女臺空彷彿
有鸞鳳之韻寂與冥兮虛更幽聲與音兮深且柔未
嘗扣之將扣在勤求之所求豈不以役智而偶疑神
以搜雖蒼蒼之道將授亦軋軋之聲若抽如綠綺之
空闊彈來始應若清泉之阻塞決破方流儒有貴陸
氏之賦成與昭明之道合欲三變之清異陋眾音之
錯雜每慙文藻比芻蕘願侯王之海納

知白守黑爲天下式賦

明彭晦全福存德教

白爲象兮皎焉明焉黑爲象兮暗然昧然踞其明而

爲事之賊混其昧而爲道之筌白以將行恐率土之
惡盈患作黑之爲式庶普天之用晦功全昔聖人以
抱玄默取道德既溢目以知白復亡形而守黑黑雖
朽而守緇白將變而易色和其光也爲萬有之憲章
同以塵焉作羣生之楷式愚嘗出知白之藩入守黑
之門就其曜而不曜居其昏而不昏白易玷而式易
立黑無文而式可存豈不見卞和獻荆岫之珍先傷
足脛大禹治北方之水後化乾坤至如佩寵光綏景
福殊不知寵之極兮辱之繼禍之多兮禍之速天時
尙有其盈虛人事須防其反覆神龍龜聖嘗聞其醜

肉剝腸象齒蟻珠但見其焚軀剖腹此白也可知庶
思之而自勗則知弱可吞強柔能制剛土之弱兮能
廣載水之柔兮流且長得不暗室自處明誠自彰所
以耕稼歷山果見重華之帝羈纆羨里終歸西伯之
王斯黑兮可守庶存之而不忘其爲知兮不在乎外
其爲守兮不在乎內協上德之不德諒靡明而靡晦
如此則外滅浮榮中含利貞功其成而不宰致其勝
而不爭縱泥滓之埋光瓊瑤愈潔任煙霞之蔽影日
月終明老氏所以著此垂言流而設教帝王法之而
自英自聖臣子體之而乃忠乃孝余將優游於元化

之鄉每勤行而是效

太極生二儀賦

太極何名其形混成畫一氣以中斷區二儀而始生
厚載者所以凝其濁高明者所以厚其清吾嘗究天
地之初洞胚腓之始本無兆以無朕竟何聽以何視
茫乎大醉之鄉寂若無生之理我形影以都秘我音
響而未起混沌將至唯聖乃出隨我聲而發音響逐
我象而設形質於是上泝無邊昭然廓然營空碧而
星辰錯落豁東西而烏兔高懸漢玉奚水河銀曷泉
無得而踰六律而宗成大化不言而信四時而飛作

流年此一儀者天也上以昭宣復以一撮之多九垓
攸布聳華嶽以西峙洵滄溟以東注蔓延生植滄洋
制度何舟何楫凌開白浪爲程誰馬誰車碾破青山
作路此一儀者地也厚惟回護嗚呼太極故兮二儀
新二儀新兮四象分我目明兮所見耳餘聽兮所聞
五色成章炳煥而光昭朴素八風從律淒涼而吹散
氤氳彼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靈秉造化之鈞軸絡
虛無之紀經莫不潤之以風雨鼓之以雷霆揭大象
以垂象鞠無形而有形然後伏羲聖黃帝靈龜龍負
而乾坤定位文籍生而詐僞開扃但見高極九重下

盤四角日炤朝兮月炤夜融爲川兮結爲嶽旣將入
我死而出我生亦何必剖先天之清濁

員半千說三陣賦

武功藏用國家錄焉

天地人陣者其誰以測惟聖主之嘉問伊賢臣而洞
識莫不陳七德機要敘三才楷式願同尙父干戈永
佐於周朝敢學宣尼俎豆將言於衛國乃曰臣聞天
陣則上考璇樞明孤計虛還星宿而吾君堯舜叱風
雷而敵國丘墟斯蓋出黃石之妙訣入武侯之秘書
臣謂其不然也出兵者在乎信及寒暑義如時雨春
發生兮當養士冬肅殺兮當耀武斯則得天道兮合

天時不可失天時而逆天取此天陣以明焉微言可
補又間地陣則察土分疆坤盤艮長隨向背而翼鵝
鶴順山川而羅紀綱所以韓信背水而趙滅孟氏焚
舟而晉藏臣復謂其不然也其用兵者在乎饒金富
粟兵雄食足先耕而九載思蓄後戰而三軍不辱斯
則分地利而得地財豈有兵未征而農不闢此地陣
以明焉微言可錄又聞人陣則勇氣生風精神貫虹
天矯而常山躍地彎環而皎月懸空可與樂毅論將
穰苴比功臣復謂其不然也且爲帥者在乎帥師將
肅連營敦睦忠爲甲兮信爲冑身爲弓兮德爲轂指

日烹齊國之牛反掌拾秦原之鹿此則協人意而得人心豈有人意和而兵不服此人陣以明焉微言可祝高宗乃知天陣則不必占彼星躔地陣則不必恃其山川人陣則不必仗其驍勇唯德義而三軍勝焉

文王葬枯骨賦

此骨枯塵壤義歸哲王

因掘地以及泉見窮塵之委骨陳葬禮以外備實仁心之內發義之克著幽可貫於鬼神德之孔彰明可爭於日月初其取象茫洋開蕪鑿荒幽宅幾壞遺骨遂彰伊彼役者奏於文王王乃掩袂而矚興懷而傷莫不蔓草縈白陰苔染蒼恐是往古豪傑昔時聖哲

澤物名光忠烈宛是其死誰曰不然骨肉歸土神魂
升天深谷爲陵彼可知而蔑爾佳城不見爲我主以
收焉於是召有司具明享賻以衿襚蓋諸泉壤以遐
返邇飛聲走響遂使億兆民庶以來歸八百諸侯之
企仰設若不逢君子倏遇小人必應視同塵土棄若
灰塵既工墟而莫問在封樹以無因則烏鳶是啄螻
蟻是親幸將不遇小人獲遭君子而乃覩之而骨驚
感之以心死爰拾之於彼葬之於此蓋將斯骨以喻
我以己不欲而行之於彼可使見之者悲聞之者喜
以至誠賓萬國之臣若滄海走百川之水嗟夫存歿

殊塗幽陰鑿乎爾魂奚在爾肌以枯何得上惻於睿
哲而再向其塗芻則宗周之仁也不獨及於有情而
必軫於觸類祝網之帝不足以言其仁泣辜之君焉
可以叶其義得不啟之十代延之百祀俾後之制禮
垂教將掩幣埋齒者也且王於邦而至大骨於物而
至微我不以大而自貴不以微而有違以仁不足爲
我罪以物失所爲我非是以勞瘁無斃皇寧甚稀骨
尙惻於窮泉下土豈惟於獸走禽飛故得九齡者上
帝所錫九國者西方允歸以孝治天下也亘萬古以

光輝

駕幸華清宮賦

開元履國事促人空

明皇帝號天上來華清宮兮雲際開離紫禁而干官
捧日出清門兮萬騎屯雷巫山之翠珮珠璫皆移雲
雨洞府之霓旌絳節盡去蓬萊當其鯨海澄波驪山
疊翠架瓊宮玉殿之宏絕鏤萬戶千門之秘邃上以
我無爲而國無事記一千年之歷數富有寰瀛起五
十里之煙霞長懸夢寐於是躍馬驂龍煙馭風從從
我者七貴中貴翊我者姚公宋公蒙茸之組繡煙花
香隨輦輅錯落之星辰日月影射虛空及其鰲負瑤
臺擎生玉藥翔鴛振鷺以環列九棘三槐而森峙玉

帛駢積梯航萃止隋侯明珠兮飾車馬霧縠雲羅兮
縈步履飄蘭散麝常薰昭應之香落翠遺珠遍鬻新
豐之市鶯鶯麒麟禎祥日臻朱閣拜立元皇帝金車
迎虢國夫人其有夜光枕貴玉藥冠新春五王之燕
語倚六相於陶鈞其或露冷仙掌波出渭津河漢佳
期七夕會牽牛之伴雲天勝賞中秋迎顧兔之倫莫
不龜鼎折年夔龍奉職真人羽客兮薦方術朱草靈
芝兮表生殖詩成而玉甕題新雲滿而溫泉暖極煙
霄可上期驂彩鳳之翔光景難留誰束金烏之翼諫
切雖納恩深半惑祿山已變猶期其十月來王林甫

既奸合省其多方蠹國竹語絲喧中元上元葉靖之
靈丹舊得花奴之羯鼓新翻人間有大貝明珠皆歸
戚里世上無清歌妙舞不屬梨園是何樂極悲來時
移代促燕中之鐵馬俄起環上之羅衣莫贖華清宮
觀兮閭無人山青兮水綠

再幸華清宮賦

久掩年光世移來葉

明皇以既剪漁陽塵清帝鄉自蜀郡而初還輦輅幸
華清而幾隔星霜巍峩而紫府洪都重開聖日牢落
而金門玉戶幾閉春光是何樂極難期繁華易久時
易而鳳髻成夢歲晚而龍顏皓首嬪嬙零落寧逢舊

日之人者艾扶携尙虧新豐之酒但見禁柳愁煙宮
槐暮蟬苔昏而鏡落金殿岸改而湯擁玉蓮螭首蛾
眉遺跡而空存處處落花流水無言而但送年年足
令左右含悲君王墮睫塵泥漸委於花逕歲月潛更
於萸莢金沙洞闊淒涼而午夜流泉玉蘂峯高騷屑
而一宮紅葉榮謝相催心腸似摧天在而俄懸二日
星移而幾別三台金戟凌霜劒閣而曾悲幸去銀蟾
皎夜月宮而長憶遊來蟬寄花鈿星流笑臉陽臺之
吉夢初斷岱嶽之香魂已斂解語之珍禽不見琪樹
空高長生之白鹿空還朱扉半掩象薦塵緇屏影

移雪衣籠在霜殿松癯雲母波輕遶殿之清漣自改
相思樹老滿山之紅實空垂已而玉笛休吹霓裳罷
製秦原杳杳以西接渭水悠悠而東逝空吟其刻木
牽絲比人間世

卞莊子刺虎賦

獨見爭猛輕當喪之

人雖至靈虎且至猛此靈智以終刺彼猛暴以何騁
固在戮力亦惟三省誰氏之子人爲卞莊有力如虎
提戈若霜爾鬪力我則非敵我鬪知爾何以當始其
三徑無人二虎遇肉俱貪而途涎豐草不嘯而風停
邃谷我將愛其文而玩其革必冀扼其喉而剖其腹

然而以寡制眾彼雙我獨雖言肉視詎得心服乃卽
客前而言曰貪夫徇利君子俟時且肉之美者虎乃
啖斯啖飽則鬪鬪極則疲威稜雖大應口縮爪牙之
利何以施將一刺矣必兩中之亦猶秦王克韓魏俱
滅漁父獲鵠蚌相持物之理也君宜念茲不然則虎
非爾所得爾爲虎所資於是拜其言伺其便不躁進
不自衒思曹劌之往見法李陵之獨戰俄而肉旣盡
勢果爭齧牙而龍劍森齒呀驕而雲雷霹聲樹拔石
裂陵摧谷傾風毛羽血以狼籍地轉天旋而震驚於
是氣衰力怠彼竭我盈巖陰而歸鳥皆散野迥而殘

湯半明負者可以檻勝者可以烹卞莊乃肉袒歛起
持矛迅征足奔而飛箭寧速身捷而鴻毛未輕爾口
將極我時以亨遂一麾而並進如拾芥以將行射絕
塞之石頭胡爲等價去南山之白額未足齊名我則
視若井中科如几上斬蛟奪劍者其心未壯探龍取
珠者其事應誑蓋感人進口言神符厥望設若不取
善言而善何以師不待物鬪而物何以喪如此則爭
雄負勢之徒宜覽斯而惻愴

鑄百鍊鏡賦

新成月象心首屏邪

十數鍊者未足爲明一百鍊者方爲至精祝皇帝以

終貢命良工而鑄成威凝碧渚流泉蛟龍欲活折下
青天皎月蟾兔如生惟南王以地產真金天生哲匠
開爐呈造化之術爲鏡照星辰之象可以人間第一
法軒轅臺上之規天下無雙掩秦氏宮中之狀匠者
曰金雖精則不鍊不神鍊有數非百之不新又曰火
爲陽晶午爲陰月陽得陰則百工備陽失陰則萬化
闕臣今選五月五日之亨吉爲乃鍛乃礪之始卒而
又就澄澈革昏沈擬犯鳥光於天上乃雉鷓首於江
心亦以水能鑿物火能化金念器大以晚成其功乃
倍及人生之不滿厥數方深况乎空斷飛鳥人稀碧

潯願採艾之輪蹄應難竊視縱升天之雞犬莫得遙
臨想其嚼火吞光冰壺慘冷幙金而麟鳳相次桂玉
而狐狸難屏陶鈞卽數同杖頭赤仄之多炤燭無瑕
啟匣裏青鸞之影王曰吾秦之鏡也可以照肝膽可
以懼奸邪吾將驗彼彼將妄耶且閭樂之奸邪曷隱
趨高之肝膽誰遮遽至於素車白馬絕國亡家今斯
鏡也用其鑿形容定妍醜比君德之不昧論臣心之
無苟於是持百鍊而獻九重惟拜手以稽首

元宗御註孝經賦

明皇以孝理生靈躬修紫庭表後主之新鑿注先王

之舊經立身行道之文昭如繡緝資父事君之要煥
若丹青開元中以儒道風行皇明日皎刪六籍之奧
祕定百家之多少顧老氏經標元默義理猶淺豈宣
尼典急君親源流未顯於是鏡豁宸衷天開聖聰由
粗及精刪踳駁於千行之內從無人有演絲綸於百
日之中可以來者無猜學徒洞識三千罪盡顯天鑒
十八章皆流御墨九門翕集清傳鄒魯之風萬室雍
熙普詠文明之德浩浩沄沄詳言糾紛素王行在而
猶隱聖主躬修以其分高深如山嶽江河遐開地理
炫耀比星辰日月上燭天文蓋以首毀強秦遙興大

漢歲月頗謂其綿邈傳寫或多其紊亂朕今屬事比
辭飛文染翰冀使爲臣爲子之道自我而行窮經博
古之人從吾屢讚皎皎明明神功坐成甲乙之良宵
不輟曾顏之密行俱呈揚名後代之人俾傳白社在
上不驕之義自表皇情故得極思九重研精一卷旌
孝悌以爲教剪繁蕪而罔倦然後勒貞石而建高臺
萬祝千齡兮誰激勸

割字刀子賦

物有至大而無所爲物有至小而功且奇當彩筆臨
文之際見銛鋒入目之時改雕蟲篆刻之非重修麗

藻正垂露崩雲之誤盡在瑕疵觀其寸鐵雖輕尺書
可理磨礪本自於良匹玩愛式歸於君子封章是假
常挑鸞鳳之蹤淬礪非多不損孟孟之水文近倚馬
多參解牛剗弊能新於鳥跡摧剛幾觸夫銀鈎削染
翰之繁蕪八行宛定笑磨鉛之濫拙一割何求則知
用自各賢成因在冶剔瓊牋而疏玉無異映月字而
連環是假通書窗之琴鳥欲謂割雞制遷史之姓名
何慙斬馬起余之思在青雲憶王祥之贈者

福善則虛賦

神瑞失靈子何彭善

聖人曰天本無私福惟佑善曷云鑒之將昧考前言

而盡鮮窮達而烏焉有命莫究慘舒吉凶而未必由人誰原味顯吾將議彼穹蒼其靈不常安得勇力者或昌進德者或亡忠讜者或罪諂佞者或彰孰云必有餘慶屢聞反受其殃且聞暴莫暴於殷紂虐無加於夏桀聖莫大於孔父智莫過於顏子那令辛御極以爲君癸承祧而化民孔泣麟而嘆鳳顏命天而居貧亦何用仰日月祈鬼神胡不沈暴虐生聖智影響殃咎權衡嘉瑞移辛癸之位於孔顏之才賦孔顏之才於辛癸之位是何徒闢清明虛垂日星謂其覆而匪覆驗其靈而不靈在溫良道德之家不鍾祿位於

悖逆荒淫之室不震雷霆焉得盡立明誠不欺暗室
非惟祿善以增膠復見禍淫而罔實君或驕而臣或
叛自此而生子不孝而父不慈由斯而失嗟夫利害
相磨殊非一科雖賢愚之異稟竟天濁以同波然吾
終身而積善不知天道以如何

竹篋子賦

茲乃文俗不立韻

東海生將治巾櫛貧無玩飾劈破煙筠刮殘霜色衰
鬢攸利秋蓬自直乃有繡韞王孫光餘席門嘲謔斯
玩薰蘭厥言曰先生不見南越之絕珍華間發犀角
磨水象齒批月皎君素手滑君綠髮朱邸豪商持金

買將星流掌握雪瑩巾箱胡爲鬢枯澁滅髮撩相□
東箭推勁緱笙罷吹薤園煙肥霜零葉萎銀床夕醉
橫簟析澤比君之玩代君神愧惟大丈夫簞金斛珠
雕瓊鏤璧錦帶羅襦幽屑窮巷論人壯圖東海生曰
余居之窮也風號絕徼山枯鬼嘯黃雞唱午靈鷲末
照槐棟蛇吟寒牀雨深跳跬媚竈舊井無禽又數之
蹇也塞鴻漸陸金隄析軸元蹄若神敏手如束青雀
泐流黃沔覆舟磨磨檻虎鼠嚼郊牛君門咫尺獻書
山隔駑馬臥粟龍媒負輓綺語簧言爲犀爲璠衛退
蓬瑗堯遺八元天斗虛粟均人之祿陰尺神刀剪人

之福余則朽析陳葵呼春不來塊消而土燼盡而灰
焉能搜奇挾望爲玩爲好弓影攻疾菱花照老且聞
篋櫛之功修諸禮容容之在肅禮之在恭容之不肅
奚犀奚玉禮之若恭爲鳳爲龍又聞熒煌易滅蒸蒨
易折知白守黑萬壽不絕阜禱滂沱祥雲若何飯待
嘉谷靈芝孔多列國遺史恨四公子削玳爲簪編珠
爲履冠劔魚鱗爭奇闕珍寶肆開侈龍宮訴貧信陵
能下止屠門者被褐則眞狐裘則假田文三千禽蹄
一焉權移勢改門羅雀懸平原十九毛生最後我有
嘉賓莫孔之醜春申甚寬誰屠李園朱門故人何人

死恩君子中庸者亡儉存嗚我竹筵酬爾芻言銘諸

坐隅永貽後昆

以上均舊抄本鈞磯集

柳璨

全唐文八百三十有傳

請創閣圖畫梁王奏

西京舊有凌煙閣圖畫國初功臣今遷幸東都此未

崇建四鎮副元帥梁王勲業冠古請近凌煙閣別創

一閣圖畫梁王以旌德業

天中記